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慧琳《一切經音義》綜論

姚永銘

浙江大學中文系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慧琳生平考證

《一切經音義》(以下簡稱《慧琳音義》)一百卷，唐釋慧琳撰。慧琳，宋贊寧《宋高僧傳》卷五有〈唐京師西明寺慧琳傳〉，傳云：「釋慧琳，姓裴氏，疏勒國人也。始事不空三藏，為室灑，內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聲明，支那詰訓，靡不精奧。」唐處士顧齊之《新收一切藏經音義·序》則云：「慧琳法師，俗姓裴氏，疏勒國人也，夙蘊儒術，弱冠歸於釋氏，師不空三藏，至於經論，尤精字學。」唐試太常寺奉禮郎景審《一切經音義·序》云：「有大興善寺慧琳法師者，姓裴氏，疏勒國人也，則大廣智不空三藏之弟子矣。內精密教，入於總持之門；外究墨流，研乎文字之粹。印度聲明之妙，支那音韻之精，既瓶受於先師，亦泉瀉於後學。」¹綜合這三家的記載，可以知道：

(一) 慧琳是疏勒國人

疏勒，喀什噶爾的古稱，本是塔里木盆地西北一個弱小的城邦國家。公元二世紀末，疏勒人統一了塔里木盆地西部及帕米爾東部十三國，建立了高度文明的古代王國。《漢書》以後歷代官修正史多有傳。關於疏勒的名義，《慧琳音義》有說，該書卷二十二「疏勒國」條云：「正云佉路數怛勒，古來此方存略呼為疏勒人，又訛數音為疏。然此名乃是彼國一山之號，因立其稱。又或翻為惡性國，以其國人性多獷戾故也。」

(二) 慧琳俗姓裴

《通典》卷一百九十二〈邊防八·疏勒〉：「今其國王姓裴，……侍子常在京師。」《新唐

¹ 宋贊寧：《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08；唐釋慧琳、遼釋希麟：《正續一切經音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首，頁19，25-26。

書·西域傳》亦云：「疏勒……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有學者據此認為：「這位疏勒學者俗姓裴氏，或是疏勒王室成員。」²

(三) 慧琳是不空的弟子

慧琳「弱冠」出家，其早年經歷不見於史傳，唯《慧琳音義》卷二十五〈次辯文字功德及出生次第〉音義云：「慧琳幼年，亦曾稟受安西學士，稱誦書學。」據《新唐書·選舉志》：「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可知他童年曾師從安西學士，學習書法和字學。出家後師從著名的不空金剛。(室灑，梵語 Śiṣya 的音譯，譯為所教，即弟子也。)不空為京兆大興善寺僧，唐代密宗的重要人物，自天寶至大曆六年譯出密部之經軌凡七十七部，一百二十餘卷，使密宗成為唐代重要的宗派之一。宋贊寧《宋高僧傳》卷一有傳，周一良《唐代密宗》有該傳注，可參。³

(四) 慧琳精通文字、音韻、訓詁之學

關於慧琳的生平，有一個問題以前尚未得到解決，即慧琳有沒有參與譯經的問題。周一良曾經說過：「我們不知道慧琳是否實際參預了譯經，然而可能用上了他的龐大字典《大藏音義》(T50. 738a-b) 所表現出來的梵、漢語知識。」⁴ 對於這個問題，《宋高僧傳》本傳沒有記載，但卷七末之〈論〉曰：「忠、夙、琳、甫、賁、秀、詵、真，俱參譯判經，盡開荒辟土。」其中的「琳」即指慧琳。⁵ 可見慧琳不僅曾參與譯經，而且還判釋經旨(「判釋」為佛學術語，意為判斷經論之旨趣，解釋其義理)。我們說慧琳曾參與譯經，《慧琳音義》也有明證。卷三十五、三十六目錄云：「翻經沙門慧琳撰。」卷三十七目錄云：「大唐翻經沙門慧琳撰音。」卷三十一《大乘入楞伽經》七卷下云：「翻譯沙門慧琳音。」

慧琳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是撰著《一切經音義》。《宋高僧傳》云：「〔慧琳〕遂引用《字林》、《字統》、《聲類》、《三蒼》、《切韻》、《玉篇》、諸經雜史，參合佛意，詳察是非，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起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方得絕筆，貯其本于西明藏中。」而唐景審《一切經音義·序》則云：「師二十餘載旁求典籍，備討經論，孜孜不倦，修緝為務，以建中末年創制，至元和二祀方就。」兩者時間稍有出入。贊寧傳中有「時無此本」之語，說明他並未見到琳書，而景審去琳未遠，其說當為可信。

²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5226；林梅村：《西域文明》(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頁242。

³ 《正續一切經音義》，頁987；周一良(著)、錢文忠(譯)：《唐代密宗》(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

⁴ 周一良：《唐代密宗》，頁117。

⁵ 陳雅編《宋高僧傳》人名索引亦以「琳」為慧琳(姓裴)，見《宋高僧傳》附《宋高僧傳》人名索引，頁74。

另外，《佛祖統紀》卷四十一亦載元和二年「河中府沙門慧琳撰《一切經音義》一百三卷，詣闕進上」。《冊府元龜·帝王部·崇釋氏》載「〔元和〕三年三月辛亥，河中僧惠琳撰《一切經音》並目錄一百三卷表獻之」。⁶ 據此，則慧琳撰作《一切經音義》，當在建中末年(783)至元和二年(807)，歷時二十餘年。另據《宋高僧傳》，「〔慧〕琳以元和十五年〔820〕庚子卒於所住，春秋八十四矣」。

《慧琳音義》的產生背景

《慧琳音義》是佛經音義書集大成之作，它的撰作受到儒道經典音義書、前此佛經音義書的影響。音義書起於漢魏之際，至晉宋後漸盛。唐陸德明的《經典釋文》成為儒道兩家經典音義的集大成之作，影響很大，《晉書音義》、《列子釋文》均為仿陸之作。

外典音義的撰作，亦影響到內典。佛教自後漢傳入我國，至劉宋時已卷帙浩繁，而且隨著時代的變遷，佛經語言不免有難於理解之處，這與佛教的大眾化是格格不入的。佛經屢經傳抄，訛誤亦在所難免。智光《新修龍龕手鏡·序》即云：「尋源討本，備載於《埤蒼》、《廣蒼》；叶律諧鍾，咸究于《韻英》、《韻譜》；專門則《字統》、《說文》，開牖則《方言》、《國語》。字學於是乎昭矣。矧復釋氏之教演於印度，譯布支那。轉梵從唐，雖匪差於性相；披教悟理，而必正于名言。名言不正，則性相之義差；性相之義差，則修斷之路阻矣。故祇園高士，探學海洪源，準的先儒，導引後進，揮以寶燭，啓以隨函。郭逵但顯於人名，香巖唯標於寺號。流傳歲久，抄寫時訛。寡聞則莫曉是非，博古則徒懷惋歎。」⁷ 於是佛經音義之作應運而生。清莊炘《〔玄應〕一切經音義·序》云：「《釋教錄》〔按指《開元釋教錄》〕又稱齊沙門釋道惠為《一切經音》。」這樣，至遲在高齊時代已有佛經音義的撰作。

至唐初，「有沙門玄應，孤標生知，獨運先覺，明唐梵異語，識古今奇字，撰《一切經音義》一部。……次有沙門慧苑撰《新譯華嚴音義》二卷，並編於《開元釋教錄》。然以後譯經論及先所未音者，至於披讀講解，文謬誼乖，得失疑滯，寡聞孤陋，莫有微通；多見強識，罕能盡究。然而自傲之輩，恥下問而不求；匿好之流，吝深知而不答，則聖言有阻」。⁸ 顧齊之亦云：「國初有沙門玄應及太原郭處士並著音釋，例多漏略。」有感於此，慧琳「傍求典籍，備討經論」，花費二十多年，撰作了這部《一切經音義》。

⁶ 《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1996年)第49冊，頁380；《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冊，頁579。

⁷ 遼釋行均：《龍龕手鏡》(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

⁸ 《正續一切經音義》，頁25。

《慧琳音義》的流傳及其版本⁹

《慧琳音義》於元和二年(807)成書，不久即有記載。《佛祖統紀》卷四十一載，「〔元和二年〕河中府沙門慧琳撰《一切經音義》一百三卷，詣闕進上，敕入大藏。賜紫衣縑幣茶藥」。《冊府元龜·帝王部·崇釋氏二》載，「〔元和〕三年三月辛亥，河中僧惠琳撰《一切經音》並目錄一百三卷表獻之」。說明《慧琳音義》成書不久，即獻上入藏。

全真和尚《梵字次第記》跋：「梵字漢音，並依中天音旨翻之。去元和中〔806〕，於諸三藏梵本，皆有錙銖。後真諦、慈恩、義淨、善無畏、金剛智、大興善寺國師三藏和尚等梵本書同。唯是漢字有少許懸殊。總會對本，歷勘得定。後長慶中〔821〕，遇造《一切經音義》一百卷及《考聲》十卷，沙門慧琳述。全真於上兩本內取聲辨字，以字辨音，梵漢兩音，同和成一。」¹⁰ 據此，則在慧琳卒後不久，即有人見到《慧琳音義》。

《宋高僧傳》本傳云：「起自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方得絕筆，貯其本于西明藏中。」唐開成五年(840)處士顧齊之入西明寺閱藏，寺主玄暢上人以琳公音義見示，齊之閱之而作序。據此，則《慧琳音義》成書不久，即入藏於西明寺中。

本傳又云：「殆大中五年〔851〕，有奏請入藏流行。」這已是第二次入藏。我們注意到「入藏」二字後有「流行」二字，恐怕原來雖已入藏，但流傳不廣。

廣明元年(880)，黃巢入長安，《慧琳音義》存京師者亡佚。《宋高僧傳》卷二十五〈周會稽郡大善寺行瑀傳〉云：「慨其郭彛《音義》疏略，慧琳《音義》不傳，遂述《大藏經音疏》五百許卷，今行于江浙左右僧坊。」說明《慧琳音義》已不存於江浙。

後唐清泰三年(936)，《慧琳音義》存燕京者，隨燕雲十八州入契丹。

五代齊州開元寺僧義楚歷時十載，於周顯德元年(954)纂成《釋氏六帖》，其中屢引《經音義》(或《諸經音義》、《音義》，據我們初步考證，均為《玄應音義》，而非《慧琳音義》。此亦為《慧琳音義》不存於京師之佐證。《宋高僧傳》本傳云：「近以海中高麗國，雖三韓夷族，偏尚釋門。周顯德中，遣使齎金入浙中求慧琳《經音義》，時無此本，故有闕如。」《宋高僧傳》撰成於端拱元年(988)，說明其時《慧琳音義》已佚。

遼統和五年(987)，燕京崇仁寺沙門希麟仿《慧琳音義》撰作《續一切經音義》十卷。《續一切經音義·序》云：「前言未載，今續者是也。」據此，則麟曾見琳書，可知當時燕京尚存琳書。¹¹ 遼釋行均撰《龍龕手鏡》亦屢引《經音義》、《音義》，但似乎並不是《慧琳音義》。¹² 不過，該書有一處提到琳法師，〈心部〉云：「愬，和、禍二

⁹ 本節內容參考了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81-86。

¹⁰ 轉引自饒宗頤：《梵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201-2。

¹¹ 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頁83。

¹² 張湧泉曾詳考《龍龕手鏡》所引諸家音義，然於《經音義》、《音義》僅云：「《經音義》、《音義》」(下轉頁223)

音。琳法師云：僻字也，今作和字。」考《慧琳音義》卷五十八「提和」條：「音和，古人僻用字也。」前一「和」字當作「愬」。據考證，《龍龕手鏡》約成書於遼統和十五年(997)，其作者行均出家在燕晉為僧，這些都說明遼時《慧琳音義》尚存於燕京。

《遼史·道宗本紀三》：「〔咸雍八年(1072)，〕賜高麗佛經一藏。」《慧琳音義》即由此時傳入高麗。獅谷寶洲〈新雕慧琳藏經音義紀事〉云：「高麗國雖曾求之于中華，無由獲之。後求之於異邦，而鋟梓置之於海印寺焉。」這就是高麗本《慧琳音義》。在此以前，高麗曾刊行過大藏經，不幸毀於戰火。自1236年起，歷時十六年，高麗重刻了大藏經，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海印寺。另據徐時儀考證，日本早在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以前，至遲在明成祖永樂廿年(1422)就已經從朝鮮得到《慧琳音義》。¹³

元至元二年(1285)撰《法寶勘同總錄》著錄有《慧琳音義》。

明天順二年(1458)，日本「大將軍源義滿公嘗請大藏於朝鮮，逮義政公之時，如請送達。今洛東建仁禪刹大藏是也。斯時琳音在藏中同來也」。¹⁴這是《慧琳音義》再次傳入日本。

日本元文二年(1737)洛東獅谷白蓮社據高麗原本翻刻《慧琳音義》，歷時八年而刻成。這就是元文二年獅谷白蓮社本。

清光緒初年，中日通使，館員始發現其書。會稽陶方琦利用該書補輯《字林》、《倉頡篇》；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曾記此書；十四年陸心源刻《唐文拾遺》，卷二十七採本書景審序，卷二十九採顧齊之序；十八年顧震福利用該書撰《小學鈎沈續編》；二十二年陳作霖撰本書《通檢》；二十七年楊守敬刊《日本訪書志》，評介《慧琳音義》。宣統元年，丁福保「在東京舊書肆，搜訪吾國已逸各經典，共得數十種，而琳、麟二公之正續音義在焉」。¹⁵

1912年，頻伽精舍據日本獅谷白蓮社本複印《慧琳音義》。

1924年，丁福保刊行《正續一切經音義》，並撰《重刊正續一切經音義·序》。與此同時，日本刊行《大正新修大藏經》，其中收有《慧琳音義》。該本以麗藏本與頻伽精舍本參校，條目居上，注文用雙行小字，眉目清楚。不過因是重排本，格式、文字與獅谷本有較大出入。

〔上接頁222〕

義》係指何家音義，俟考。」見張湧泉：《敦煌俗字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360-61。據我的初步考察，《龍龕手鏡》所引《經音義》、《音義》應為唐釋玄應之《一切經音義》。

¹³ 陳玉龍等：《漢文化論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33；徐時儀：《慧琳音義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頁15-17。

¹⁴ 獅谷寶洲：〈新雕慧琳藏經音義紀事〉，載《正續一切經音義》，頁33-34。

¹⁵ 丁福保：《重刊正續一切經音義·序》，載《正續一切經音義》，頁5792-93。

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日本獅谷白蓮社本影印《正續一切經音義》。這是到目前為止最易見到且較便使用的本子。本文所論，即據此本。

1984年，《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陸續刊行，其中第57、58、59冊即為《慧琳音義》。

《慧琳音義》的內容及其體例

一、內容

《慧琳音義》是佛經音義的集大成之作，它包含了前此的《新譯大方廣佛花嚴經音義》(大唐沙門慧苑撰)、《大般涅槃經音義》(釋雲公撰)、《妙法蓮花經音訓》(翻經沙門大乘基撰)、《一切經音義》(亦稱《大唐眾經音義》，唐釋玄應撰)。它解釋的佛經始於《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終於《護命放生法》，共一千二百三十三部，五千二百五十卷，一百餘萬字。¹⁶

《慧琳音義》收羅上述音義，並非全盤照抄，而是根據自己的理解加以增刪、改造。具體來說，可以分成以下幾個方面：

(一) 增加條目

有時，同一部佛經，既見收於《慧琳音義》，亦見收於前此諸家音義，通過比較，我們不難發現，《慧琳音義》在繼承的同時也有增補，首先表現在條目的增加上。例如：《佛說前世三轉經》音義見於《玄應音義》卷八，《慧琳音義》卷三十四亦收。《玄應音義》列「無癩」、「妊娠」、「身餒」、「餬口」四條，而《慧琳音義》在「無癩」條前又增「粗獷」、「禱祠」兩條。《玄應音義》卷四收有《大方便報恩經》，《慧琳音義》卷四十三亦收該經的玄應音義。兩相比較，《慧琳音義》增補了「截遏」、「拔肋」、「禱祀」三個條目。

(二) 增加釋文

上引《佛說前世三轉經》音義「無癩」條《玄應音義》引《蒼頡篇》為釋，而《慧琳音義》除引《蒼頡篇》外，另有「《說文》：『癩，瘕也。』瘕，痕也」。

上引《大方便報恩經》「眼眩」條《玄應音義》云：「胡蠲、胡遍二反。《蒼頡篇》云：『視不明也。』眩，惑也。」《慧琳音義》於「眩，惑也」三字前補「《國語》：『觀美眩。』賈逵曰」，這樣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眩，惑也」三字為《國語》賈逵注語，否則極

¹⁶ 景審《一切經音義·序》稱，《慧琳音義》「具釋眾經，始於《大般若》，終於《護命法》，總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餘卷」。顧齊之《新收一切藏經音義·序》稱，慧琳「著《經音義》一百卷，約六十萬言」。與我們的統計略有出入。

易誤解成《蒼頡篇》或玄應釋語。又「禍酷」條《玄應音義》云：「古文倂、譽、焠三形，同口篤反。《說文》：『酷，急也。』亦暴虐也。」《慧琳音義》於「急也」下補「告之甚也」，於「暴虐也」下補「《白虎通》云：『酷，極也，教令窮極嚴也。』」除了補充釋義以外，《慧琳音義》還補充釋形，例如「煩冤」條，《玄應音義》云：「於元反。冤亦煩也，屈也。《經》文作宛、惋二形，非體也。」《慧琳音義》於「屈也」下補「字從一從兔，兔為一覆不走也，故從一」，詳細解釋了「冤」字的形義關係。

(三) 改造釋文

上引《佛說前世三轉經》音義「妊娠」條《玄應音義》作「書鄰，之忍反。《詩傳》曰：『娠，動也。』謂懷胎孕名也」。《慧琳音義》則作「土如鳩反，下書鄰反。《廣疋》云：『妊亦倂。』倂音申也。《毛詩傳》云：『娠，懷孕也。』《說文》義同，並從女，壬、辰皆聲」。兩相比較，足見《慧琳音義》對《玄應音義》增損頗多。「身餒」條《玄應音義》作「奴罪反。餒，餓也。又音於偽反」。《慧琳音義》條目則作「身餒」，云：「於偽反。顧野王云：『以物散與鳥食也。』《廣雅》：『餒亦飢。』飢音寺也。《說文》：『從食委聲也。』」
「餽口」條《玄應音義》作：「又作餽，同戶姑反。《[方]言》：『寄食也。江淮之間謂寄食為餽。』《爾雅》云：『餽，饋也。』注云：『即糜也。』」《慧琳音義》則作：「上戶徒反。《爾雅》云：『餽，饋(音之然反)。』《左傳》云：『餽其口于四方也。』《說文》：『寄食也。從食胡聲。』」由此兩條，可見《慧琳音義》還對《玄應音義》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造。有的研究者認為慧琳所釋僅佔全書的68-69%，¹⁷ 這是欠妥的。

二、體例

徐時儀的《慧琳音義研究》對《慧琳音義》的體例已有全面介紹，¹⁸ 我們準備著重談談其釋義(包括書證)的體例，這些體例往往容易引起誤解。

(一) 引證

《慧琳音義》釋義的最大特點是引證豐富，舉凡字書、韻書、群經諸子注疏均在引證之列。需要注意的是，《慧琳音義》的引證有明引與暗引之別，有時甚至引其大意。

1. 明引

明引是標明出處的，例如：

胞胎：上音包。司馬彪注《莊子》云：「胞，腹內兒衣也。」《漢書》：「同胞之徒。」如淳曰：「胞，親兄弟也。」《說文》：「生兒裹衣也。從肉包聲。」下他來

⁷ 徐時儀：《慧琳音義研究》，頁51。

⁸ 同上注，頁50-67。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姚永銘

反。《爾雅》：「胎，始也。」《廣雅》：「婦孕三月為胎。」《蒼頡篇》：「兒未生日胎。」《說文》：「婦孕三月也。從肉台聲。」(十六·10)¹⁹

耿价：上耕幸反。鄭箋《毛詩》云：「耿耿，傲也。」《纂韻》云：「耿，車一〔?〕也。」《韻英》：「耿耿，不安。」《考聲》：「耿亦介也。」《說文》：「光也，明也。從耳火聲。」下皆械反。劉熙注《孟子》云：「价，操也。」王逸注《楚辭》云：「价，節也。暨志价而不忘。」〔案：當作《楚辭》：「暨志价而不忘。」王逸注云：「价，節也。」〕《說文》：「從人介聲。」(四七·23)

2. 暗引

暗引是指不標明出處的，如：「希夷：聽之不聞名曰希，視之不見名曰夷。言無聲曰希，無色曰夷也。」(二八·15) 這是暗引《老子》及注。《老子》：「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河上公注：「無色曰夷，無聲曰希。」又如：「播鼗：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者也，旁還自擊。」(三三·7) 這是暗引《周禮》鄭玄注。《周禮·春官·小師》：「小師掌教鼓、鼗、祝、柷、塤、簫、管、弦、歌。」鄭玄注：「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又如：「師資：師，徒也；資，用也，又取也。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亦如資財者也。」(五〇·8) 這是暗引《老子》。王弼注本《老子》第二十七章作「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3. 意引

《慧琳音義》的引證又有意引的，即根據大意引用，未必字字切合原文。如：「金贈：在鐙反。贈，送也，遺也。《說文》：『以玩好之物相送曰贈。』」(三四·11) 案：今本《說文》作「玩好相送也」。明乎此，就不會一味地以《慧琳音義》所引糾正今本《說文》。

(二) 斷語

《慧琳音義》有時在引證之後還問下己意，往往用「案」或「謂」、「言」對釋義作出自己的判斷。如：

行嬖：補詣反。《廣雅》：「嬖，親也。」謂親幸也，嬖愛也。《論法》曰：「賤而得愛曰嬖。」《釋名》：「嬖，卑也。卑賤妄媚以色事人得幸者曰嬖也。」(三三·5)

作故勢：獷陌反。《古今正字》云：「故，擊也。」言擊頰也。今俗語猶有故耳之言。(三五·7)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¹⁹ 圓點前為卷數，圓點後為頁碼，下同。

如果不了解《慧琳音義》以「謂」、「言」等下斷語，就容易將「謂」、「言」以下的文字誤為引文。例如丁福保就曾因《慧琳音義》卷三十二、卷五十八引《說文》作「匣，匱也。謂盛刀劍者也」，而以為今本《說文》逸「謂盛刀劍者也」。²⁰

「謂」、「言」的情況比較簡單，往往是對引證加以解釋；「案」的情況比較複雜。²¹ 有時不用「案」或「謂」、「言」，這時，到底是引文還是慧琳自己的釋義，就頗費斟酌。例如：「機關：上記希反。《桂苑珠叢》曰：『機謂制動轉之關隸也。』顧野王曰：『機者，有機麗之物也。』《說文》：『主發動者謂之機（弩之類是也）。從木幾聲。』」（三三·17）其中的「弩之類是也」並不是《說文》原文，儘管它處在「主發動者謂之機」與「從木幾聲」之間。不明此例，極易將它也作為《說文》的原文。又如：「擯服：上關患反。借音字也。杜注《左傳》：『擯，貫。』穿衣也。本音患。《說文》：『衣甲，從手從冑省聲也。』」（三六·12）這裏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語言現象。在古漢語中，「穿衣」一般用「衣」、「著」來表示，用「穿」表示穿衣義比較晚，到底從何時開始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是，如果把「穿衣也」也作為杜預的注解，無疑會以為「穿」表「穿衣」義不晚於晉代，這樣的結論是靠不住的。考《慧琳音義》卷四十「擯身」條：「上關患反。《春秋傳》云：『擯甲執兵。』杜預注云：『擯，貫也。』賈注《國語》云：『衣甲也。』《說文》：『貫之急也。從手冑聲。』」足證杜預釋「擯」為「貫」，「穿衣」云云為慧琳釋語。據洪誠的研究，「穿衣服」的概念，周人稱「衣」，稱「服」（動詞），稱「擯」。……漢魏人稱「著」。……南北朝以後纔稱「穿」。《顏氏家訓·書證》篇引蕭該云：「擯是穿著之義，非出臂之義。」²²

(三) 今語

《慧琳音義》還屢屢以今語釋古語，這為我們研究唐代語言提供了便利。例如：杜甫《潼關吏》詩：「連雲到戰格，飛鳥不能逾。」其中用到「戰格」一詞。考《慧琳音義》卷十七「樓櫓」條：「案：樓者，城上戰樓也。……今名戰格是也。」又卷三十三「樓櫓」條：「《文字集略》曰：『櫓，城上守禦者露無覆屋也。』」據此，則「戰格」即「城上戰樓」。²³ 需要指出的是，並非所有標有「今」字的都是唐代才出現的語言。例如：

淳湏：《說文》云：「乳汁也。」江南見今呼乳汁為湏。（一二·1）

湏流：《通俗文》：「乳汁曰湏。」今江南亦呼乳為湏也。（三三·5）

²⁰ 丁福保：《正續一切經音義提要》，載《正續一切經音義》，頁5815。

²¹ 徐時儀：《慧琳音義研究》，頁65-67概括為解釋詞義、說明詞源介紹有關知識、解釋典故出處、指出經文中的訛誤、辨析字形演變、綜合說解等六個方面，可參看。

²² 洪誠：《訓詁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111。

²³ 蔣紹愚：“Colloquial Words in Hui Lin’s *Yiqiejing yin yi*,” in *Studies on Chinese in Honor of Erik Zürcher* (Garant, Holland, 1993)。

這兩條很容易使我們以為「澠」是唐代才出現的語言，事實並非如此。考《慧琳音義》卷三十三「乳澠」條：「郭注《穆天子傳》曰：『澠，乳汁也。今江南亦呼乳為澠。』」《穆天子傳》卷四：「因具牛羊之澠，以洗天子之足。」郭璞注：「澠，乳也。今江南人亦呼乳為澠。」²⁴ 這是標有「今」字的晉代語言。又如：

作斂勢：獮陌反。《古今正字》云：「斂，擊也。」言擊頰也。今俗語猶有斂耳之言。(三五·7)

考《慧琳音義》卷七十八「抓斂」條：「下礦獲反。《埤蒼》云：『擊頰也。』顧野王云：『今有斂耳之言是也。』」這是標有「今」字的梁代語言。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澠」、「斂」兩詞唐代與晉代、梁代相同，但若進一步深究，其源頭當不在唐代。對於這類現象，必須審慎地加以考辨。

(四) 本字

《慧琳音義》引用其他文獻，有時並不完全用本字，而往往用一些後起的通行字，這時候如果不加考辨，就會出錯。丁福保據《慧琳音義》校正今本《說文》，就有不少地方犯了這樣的錯誤。

丁氏據《慧琳音義》卷二十八，認為今本《說文》逸「嬉」字。考《慧琳音義》卷十六「嬉戲」條：「《說文》：『樂也。』《說文》作娛〔當作娛，形近而訛〕。」又卷八十八「嬉戲」條：「《說文》亦作娛。」今本《說文·女部》云：「娛，戲也。」段玉裁注：「戲者，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嬉戲則其餘義矣。《左傳》：『子玉曰：請與君之士戲。』固以戰為戲矣。《上林賦》：『娛遊往來。』善曰：『娛，許其切。』然則今之嬉字也。今嬉行而娛廢矣。」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亦云：「字亦作嬉。《方言》十：『江沅之間戲或謂之嬉。』《蒼頡篇》：『嬉，戲笑也。』」²⁵ 據此，則「嬉」並非《說文》逸字。

丁氏又據《慧琳音義》卷三十三(當作二十三)「杜」字注，認為今本《說文》逸「杜，塞閉也」。考《慧琳音義》卷二十三「杜絕諸惡道」條：「《說文》曰：『杜，塞閉也。』《說文》字乃作𡗗也。」又卷五十六「皆杜」條：「《說文》作𡗗，同徒古反。」今本《說文·支部》：「𡗗，閉也。從支部聲。讀若杜。」段玉裁注：「杜門字當作此，杜行而𡗗廢矣。」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云：「經典借杜字為之。……《漢書·王陵傳》：『杜門竟不朝請。』顏注：『杜，塞也，閉塞其門也。……杜字本作𡗗。』」葉德輝《說文讀若考》亦云：「按𡗗即杜之本字。《書·費誓》『杜乃獲』，《周禮·秋官·雍氏》注作『𡗗乃獲』，用本字也。今杜塞之杜均用杜而𡗗廢矣。」²⁶ 可見「杜，塞閉也」非《說文》逸句。

²⁴ 程榮(纂輯)：《漢魏叢書》(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297。

²⁵ 《正續一切經音義提要》，頁5798；《說文解字詁林》，頁12155。

²⁶ 《正續一切經音義提要》，頁5815；《說文解字詁林》，頁3692。

《慧琳音義》研究簡史

《慧琳音義》成書以後，即受到好評。但是，真正對《慧琳音義》進行研究，則是在清末由日本傳入中國以後。最初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利用《慧琳音義》的材料進行輯佚和校勘。陶方琦以之補輯《字林》、《蒼頡》，易碩又輯《淮南許注鈎沈》，黃奭輯《賈逵春秋左氏解》、《服虔左氏傳解詁》、《爾雅李巡注》、《爾雅孫炎注音》以及《字指》、《字統》、《桂苑珠叢》等十餘種，列入《漢學堂叢書》。顧震福又採《倉頡》、《三倉》、《古文官書》等十餘種，成《小學鈎沈續編》。²⁷

最早以《慧琳音義》為對象進行研究的當推丁福保。1922年丁福保作《一切經音義提要》，洋洋四萬餘言，共分十類：(一)補《說文》逸字；(二)補《說文》說解中奪字；(三)補《說文》[說]解中逸句上；(四)補《說文》說解中逸句下；(五)訂正《說文》說解中刪改之句；(六)訂正《說文》說解中傳寫之謬；(七)考訂古音；(八)補輯逸書；(九)校補毛鄭詩之謬奪；(十)同音假借字。雖不能說全面系統，但是前面六類均與《說文》有關，利用《慧琳音義》校勘今本《說文》可謂面面俱到。1924年他又撰《重刊一切經音義·序》，認為「是書除有功於比丘居士讀經注經之外，而經史疑義求之注疏不得者，輒於是書採獲證佐，豁然明晰。所引書傳，皆隋餘唐初之本，文字審正，足校今本謬脫之謬。其於許氏《說文》之學及編輯隋唐前之逸書者，為功尤不可以縷指數」。²⁸

1930年，黃淬伯作《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聲類考》、《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考韻表》，考定《慧琳音義》聲類為三十六類，韻類為一百三十二類。徐復指出，「〔黃淬伯〕先生撰《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考》，久為學界所矚目，日、法等國漢學家亦羨稱之，可以知其影響所屆矣。」²⁹

王少樵著《玄應書引說文校異》五卷、《慧琳書引說文校異》十二卷，皆可為此書輔似。黎養正於校錄之暇，亦頗有條記疏列其是非得失，具《釋藏丹鉛記》中。³⁰

1933、1934年，陳定民發表《慧琳一切經音義中之異體字》。³¹

²⁷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例言》，頁八。

²⁸ 丁福保：《正續一切經音義提要》，頁5796-5857，5793。

²⁹ 黃淬伯：《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聲類考》，《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頁165-82；黃淬伯：《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考韻表》，《國學論叢》第二卷第二期，頁229-50；徐復：《徐復語言文字學論稿》（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378。

³⁰ 黎養正：《重校一切經音義·序》，載《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第五十四冊，頁933。

³¹ 陳定民：《慧琳一切經音義中之異體字》，《中法大學月刊》第三卷第一期，頁13-36；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頁101-18頁；第三卷第四、五期合刊，頁141-54；第四卷第四期，頁115-21。

1947年，陳垣撰〈慧琳希麟兩音義合論〉，³²詳細介紹了慧琳、希麟略歷、二書之流行及利用，考證精細，並且糾正了陶方琦《漢學室文鈔》的多處錯誤。

1948年，周法高撰〈玄應反切考〉，在「通論」部分專門論及慧琳《音義》以及玄應、慧琳音與《切韻》的關係。³³

1949年以後，《慧琳音義》的研究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八十年代以前，沒有一篇直接研究《慧琳音義》的文章。王力的《中國語言學史》是中國語言學史的開山之作，對《慧琳音義》竟不著一字；此後濮之珍的《中國語言學史》也隻字不提《慧琳音義》。在語言學史著作中比較重視《慧琳音義》的，當推何九盈的《中國古代語言學史》和胡奇光的《中國小學史》。何先生認為，《慧琳音義》等音義書，(一)可以幫助我們瞭解譯名的原意；(二)保存了不少文字資料，如古今字、俗體字、異體字等；(三)保存了豐富的訓詁資料；(四)在校勘、輯佚方面也很有價值；(五)《慧琳音義》為研究唐代秦音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胡先生認為，佛家義書代表作《慧琳音義》對小學的作用是很大的，可以補正《說文》，校訂經注，考訂古音，在保存古代小學資料上，《慧琳音義》已大大超過《經典釋文》。不過，《慧琳音義》的主要價值還不在史料上，而是在學術上。《慧琳音義》有為《爾雅》、《說文》代替不了的獨特之處，就是著重解釋梵語音譯詞。從音求義，亦是《慧琳音義》的基本特點。它的另一個特點，是結合社會文化現象來分析詞義。他認為，《慧琳音義》集佛教義書之大成，在唐代的訓詁中，可謂首屈一指。³⁴

八十年代以後，隨著近代漢語研究的興盛，《慧琳音義》越來越引起重視，一方面，不少研究著作對《慧琳音義》進行評介；另一方面，出現了多篇單篇研究論文。

研究著作方面，首先是辭書學(含辭書史)著作，如劉葉秋《中國字典史略》、陳炳超《辭書概要》、錢劍夫《中國古代字典辭典概論》；其次是訓詁學、詞匯學著作，如張永言《訓詁學簡論》、蔣紹愚《古漢語詞匯綱要》等，都對《慧琳音義》作了評價。

單篇論文方面，嚴北溟有〈談談一部古佛教辭典——《一切經音義》〉，聶鴻音有〈慧琳譯音研究〉，嚴承鈞有〈慧琳《一切經音義》論略〉，蔣紹愚有“Colloquial Words in Hui Lin's *Yiqiejing yin yi*”。筆者近年陸續發表了有關《慧琳音義》研究方面的系列論

³² 陳垣：〈慧琳希麟兩音義合論〉，《經世日報·讀書周刊》第39期；又見《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頁81-89。

³³ 周法高：〈玄應反切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冊(1948年)，頁359-444。

³⁴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中國語文》1963年第3-6期，1964年第1-2期連載，1981年結集成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濮之珍：《中國語言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42-45；胡奇光：《中國小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75-80。

文：〈試論《慧琳音義》的價值〉著重從文字、訓詁兩個方面探討《慧琳音義》的價值；〈慧琳《一切經音義》與漢語詞書的編纂〉從補充大型詞書漏收的詞條、補充大型詞書漏列的義項、糾正大型詞書釋義的訛誤、為大型詞書的溯源提供豐富的材料、為大型詞書補充書證等五個方面探討《慧琳音義》在詞書編纂方面的價值；〈《慧琳音義》與大型字書的編纂〉從注音、釋義、書證三個方面探討《慧琳音義》對於漢語大型字書編纂的作用；〈《漢語大字典》闕義字考〉則主要利用《慧琳音義》的材料，具體考證了《漢語大字典》中音義不詳的字；〈慧琳《一切音義》與《切韻》研究〉認為《慧琳音義》有助於搞清《切韻》異切的性質，可以印證《切韻》的注音，有助於《切韻》音系影響的研究，有利於對《切韻》音系性質的探討。〈慧琳《一切音義》與俗語詞研究〉則具體探討了《慧琳音義》對俗語詞研究的作用。〈慧琳《一切經音義》與古籍的解讀〉通過十六個具體的例子，說明《慧琳音義》在古籍解讀方面的重要作用。³⁵

尤其可喜的是，徐時儀陸續發表了一系列與《慧琳音義》有關的論文，並於1997年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專著《慧琳音義研究》。另外，黃涇伯「先生立意改寫《慧琳反切考》，以新觀點為指針，匡正舊作，於是昕夕從事，日有定限」，著成《唐代關中方言音系》一書，已由江蘇古籍出版社於1998年出版。³⁶

日本方面，大島正二發表兩篇論文：〈顏師古漢書音義の研究〉、〈顏師古漢書音義韻類考〉，認為《漢書音義》與《慧琳音義》音系近似。神尾式春編有《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索引》，於1976年由東京槿風莊出版。矢放昭文有〈《慧琳音義》所收《玄應音義》的一側面〉，刊《均社論叢》第六卷第一期。上田正有《玉篇》、玄應、慧琳、希麟的反切「總覽」四種(1986、1987)。水谷真成有《慧琳音義雜考》一文。³⁷

³⁵ 嚴北溟：〈談談一部古佛教辭典——《未切經音義》〉，《辭書研究》1980年第3輯；聶鴻音：〈慧琳譯音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1期；嚴承鈞：〈慧琳《一切經音義》論略〉，《湖北大學學報》1988年第5期；姚永銘：〈試論《慧琳音義》的價值〉，《古漢語研究》(湖南)1997年第1期；〈慧琳《一切經音義》與漢語詞書的編纂〉，《中國語文通訊》(香港)第47期(1998年)；〈《慧琳音義》與大型字書編纂的作用〉，《嘉興高等專科學校學報》(浙江)第4期(1998年)；〈《漢語大字典》闕義字考〉，《中國語文通訊》(香港)第49期(1999年)；〈慧琳《一切經音義》與《切韻》研究〉，《中國語文通訊》(香港)第52期(1999年)；〈慧琳《一切經音義》與俗語詞研究〉，《中國語文通訊》(香港)第53期(2000年)；〈慧琳《一切經音義》與古籍的解讀〉，《中國語文通訊》(香港)第55期(2000年)。

³⁶ 徐復：〈黃涇伯《唐代關中方言音系》序〉，載徐復：《徐復語言文字學論稿》(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378。

³⁷ 殷方：〈1965-1979年國外漢語音韻學研究述評〉，載袁曉園(主編)：《漢字漢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下冊，頁235，255；馮蒸：《近三十年國外「中國學」工具書簡介》(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246；石汝傑：〈日本的漢語研究概況〉，載石鋒(主編)：《漢語研究在海外》(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5年)，頁196；水谷真成：《中國語史研究》(東京：三省堂，1994年)，頁51-58。



今日研究之意義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慧琳音義》由日本重返中國以後，學者已經從多種角度進行研究，尤其是徐時儀的《慧琳音義研究》更開了系統研究的先河。那麼，我們今天研究《慧琳音義》還有沒有必要，這樣的研究又有甚麼樣的意義？

我們以為，今天研究《慧琳音義》還很有必要。一方面，這是中古、近代漢語研究的需要決定的。蔣紹愚早就指出：「在漢語史研究的領域裏還有許多空白。特別是中古—近代漢語的研究還相當薄弱，不論是已有的研究成果還是現有的隊伍狀況，都很不能令人滿意。」蔣先生身體力行，親自撰寫了〈慧琳《一切經音義》中的口語詞〉。潘悟雲也指出：「中國歷史上文語與口語的分離，使實際口語中出現的許多詞語不能及時地在文語中反映出來。釋家講經傳道，首先要考慮到如何使信徒都能聽得懂，所以他們必然會大量地運用口語，而且進一步反映在佛子經論之中。《慧琳音義》把經論中的這些詞語都一一羅列出來，這對於漢語詞匯史的研究彌足珍貴。」因此，「對於漢語史的研究來說，唐代的《經典釋文》和《慧琳音義》可說是瑰寶中之瑰寶。由前者可以探索漢語上古形態的奧秘，由後者可以梳理漢語向近代發展的脈絡」。足見此書對近代漢語尤其是俗語詞的研究很有裨益。其實，光就語言研究而言，《慧琳音義》也是很重要的著作。黃侃論「小學所須之書籍」分為「主要書籍」和「輔助書籍」兩類，其中主要書籍共十種，輔助書籍又分為兩類：唐以前之書、唐以後及清世之書。唐以前之書共列五種，其中之一即為《一切經音義》。他特別強調，「治小學當以漢魏之書為體，以後來之書為用，博閱唐以前之書以考其證，參閱有清之書以通其道，謹而守之，觸類而發明之」。謝啓昆《小學考》說：「按音義為解釋群經子史之書，故諸家著錄不收入小學，然其訓詁反切，小學之精義具在於是，實可與專門著述互訂得失，且《通俗文》、《聲類》之屬世無傳本者，散見於各音義書中至多，則音義者，小學之支流也。昔賢通小學以作音義，後世即音義以證小學，好古者必有取焉。」³⁸ 這些都說明《慧琳音義》對於古代漢語言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這也是《慧琳音義》本身的特點決定的。首先，《慧琳音義》是一部具有重要價值的古辭書。其次，《慧琳音義》儘管自成書之日起即獲交口讚譽，但由於此書長期失傳，學者未獲目睹。再次，《慧琳音義》內容特別豐富，「它對輯佚、考訂古籍、研究古代文字、音韻、訓詁都有重要價值」。「《慧琳音義》不僅是披讀校訂佛學典籍的珍貴參考資料，而且超越了佛儒的界限，成為唐以前小學著作的總結性彙

³⁸ 蔣紹愚：〈漢語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語言教學與研究》（北京）1989年第2期；潘悟雲：〈慧琳音義研究序〉，《慧琳音義研究·序二》；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5-6；謝啓昆：《小學考》（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卷四十五，〈音義一〉。

編，其價值不僅表現在研究佛經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現在研究音韻、文字、訓詁、輯佚、辭書史、辭書編纂和文化史等各個方面。³⁹這就要求我們從多角度對它進行研究。可以說，它既是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名著，在中國語言學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語言學史研究者有必要對它進行深入的研究；同時，由於它在語言文字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漢語史研究者也有必要對它作深入的研究。從古籍整理的角度來說，《慧琳音義》詮釋佛經一千二百三十三部，披讀佛經，《慧琳音義》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書。要搞清佛教文化，我們是不能將《慧琳音義》棄置不顧的。在這方面，前人已有成功的實踐，如敦煌發現慧超《往五天竺國傳》，首尾殘闕，羅振玉據《慧琳音義》卷一百所標難字，考知為慧超書；⁴⁰陳垣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惠敏《高僧傳》之訛，利用《慧琳音義》卷八十九，考知為慧皎書前帙。這些都是在文字、音韻、訓詁之外，利用《慧琳音義》進行歷史研究。此外，筆者曾經受《慧琳音義》的啓發，撰寫了〈論「音隨義轉」〉一文，探討字音受字義的影響而發生變化的問題，⁴¹說明深入挖掘《慧琳音義》，還具有理論意義。

《慧琳音義》的特點

拿《慧琳音義》與其他音義書例如唐陸德明的《經典釋文》相比，我們可以發現，《慧琳音義》有以下一些特點：

一、大量收錄外來詞

《經典釋文》是解釋儒家、道家經典的著作，它的詮釋對象是中土文獻，因此它所收錄的基本上是漢語的固有詞，而《慧琳音義》則不同，它的詮釋對象是佛教文獻，其中含有大量的佛教詞語，這些佛教詞語往往又是音譯的，這就造成了《慧琳音義》在收詞上的最大特色——大量收錄外來詞。據徐時儀統計，《慧琳音義》收錄外來詞約三千二百條，約佔全書詞條總數的12%。

³⁹ 陳炳超：《辭書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60；徐時儀：《慧琳音義研究》，頁113。

⁴⁰ 梁啟超亦云：「超名不見諸傳記，（《唐僧傳》有兩慧超，皆非此人。）惟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百，有慧超《往五天竺傳》音義，知其人為西行求法且有著書者，但其書隋、唐《志》皆不著錄。佚蓋久矣。近年敦煌石室寫經出世，忽發現其書末殘卷數葉，知其以開元十五年歸，歸途經于闐、疏勒、焉耆達安西。實學界一快事也。」見《佛學研究十八篇》（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國印度之交通》，頁112。

⁴¹ 陳垣：《中國佛教史籍研究》，頁86；姚永銘：〈論「音隨義轉」〉，《古漢語研究》（湖南）1999年第2期。

二、大量收錄複音詞

《經典釋文》詮釋的都是時代較早的經典及其注解，時間跨度從春秋戰國以迄秦漢，從漢語詞匯史的角度說，那時儘管也有複音詞，但從數量上說，是極其有限的，因此它所詮釋的大多是單音詞。而《慧琳音義》則不同，它所詮釋的是從東漢到唐代的佛教翻譯文獻。梁曉虹說：「梵漢對譯所產生的新詞，無論其為音譯、梵漢合璧或意譯，均以複音詞為主。」這就勢必造成《慧琳音義》大量收錄複音詞。可以說，《慧琳音義》既是漢語詞匯由單音詞為主向複音詞為主過渡的真實寫照，同時又為複音詞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張永言甚至認為，《經典釋文》是字本位的，而《一切經音義》基本上是詞本位的。⁴²雖然不一定很貼切，但至少能說明《慧琳音義》收詞上的一大特點。

三、音義兼釋，以義為主

《經典釋文》詮釋經典時音義兼釋，但以音為主。它的體例是「摘字為音」，摘錄經典正文或注文的單字加以音注，廣泛徵引漢魏六朝諸家音切(凡一百三十餘家)，以考證字音為主，兼及辨別字義。而《慧琳音義》有所不同，它也是音義兼釋，但以義為主。它同樣徵引豐富，但主要是徵引大量的字典、詞典和古書注解進行釋義，因此從訓詁研究的角說，《慧琳音義》的價值當不在《經典釋文》之下。

四、引證豐富，釋義完備

《慧琳音義》是注釋漢文佛典中出現的某些字、詞的音義的詞典性質的著作，體例跟注釋儒家、道家經典的《經典釋文》相似，但解釋更詳，徵引更博。⁴³《慧琳音義》廣泛徵引各種典籍進行釋義，徵引的典籍達七百多種，除徵引典籍外，還博采通人，屢屢引用注釋名家的說法。另外，《慧琳音義》雖為解釋佛經而作，屬隨文注疏的訓詁，但它不限於解釋佛經，往往能夠提供一字一詞比較完整的意義，從而使本書在訓詁學上更有價值。

《慧琳音義》的影響

後世字書不少深受《慧琳音義》的影響，研究敦煌俗字的重要參考書《龍龕手鏡》便是其中一例。最為直接的證據是，《龍龕手鏡》引用了慧琳的說法。《龍龕手鏡·心部》

⁴² 梁曉虹：《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匯的發展》(杭州大學博士論文，1991年)，頁12；張永言：《訓詁學簡論》(武漢：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5年)，頁106-7。

⁴³ 張永言：《訓詁學引論》，頁106-7。

「𢇛」字條：「和、禍二音。琳法師云：『僻字也，今作和字。』」羅振玉《龍龕手鏡·跋》云：「琳法師即慧琳，著《一切經音義》百卷。」其言甚是。稱慧琳為琳法師，正猶稱玄應為應法師也。考《慧琳音義》卷三十八「提和〔當作𢇛〕」條：「音和，古人僻用字也。」又卷七十八「𢇛竭」條：「上鑊戈反。梵語也。《經》文𢇛，案字書並無此𢇛字也。」正可與《龍龕手鏡》相印證。

此外，《龍龕手鏡》還間接引用了《慧琳音義》的材料，留下了曾經參考過《慧琳音義》的蛛絲馬迹。例如：《龍龕手鏡·甲部》：「𢇛，〈孝〔當作考〕聲〉云：『水溝相著也。』」考《慧琳音義》卷三十五「𢇛𢇛」條：「下銜甲反。《考聲》云：『水溝相著也。』」又例如：《龍龕手鏡·疒部》：「痛，并滅反。《字統》云：『腫滿悶而皮裂也。』」考《慧琳音義》卷三十九「痼痛」條：「下鞭滅反。《字統》云：『痛，腫滿悶而皮裂也。』」又例如：《龍龕手鏡·水部》：「灑，力支反。《埤蒼》云：『水滲入地也。』」考《慧琳音義》卷四十「淋灑」條：「下里脂反。《埤蒼》云：『水滲入地也。』」

對於形近字，兩書都給予了應有的注意。《慧琳音義》還有專用的名稱——「相參」、「相濫」、「相亂」。例如：

卒生：倉訥反。《周禮》云：「暴急也。」《考聲》云：「倉忙也，遽（音渠）也。」正體作猝，或作猝，並同。《經》文作卒，略而不備也。字與兵卒相參，故言之。（六·13）

手起：《說文》從竹作箠，可以收繩者也。隸書省去竹作手。《經》文作手，俗字誤也，與牙字相參，非也。（四·8）

猝暴：上村訥反。正從犬作猝。《聲類》云：「倉猝，暴疾也。」《考聲》云：「倉忙也，遽也。」或作猝〔當作猝〕，亦同。《經》文作卒，略也，亦與兵卒相濫，宜改從犬，正也。（七·10）

捷椎：《經》中或作捷遲，案梵本臂吒捷稚。臂吒，此云打；捷稚，所打之木，或檀或桐。此無正翻，以彼無鍾磬故也。但椎稚相濫，所以為誤已久也。（十七·12）

廣陔：或作陔，為隘〔濫〕陔州字迷入也。（十九·4）

陔劣：上咸甲反。顧野王曰：「陔，迫隘不廣大也。」《說文》：「隘〔也〕，從阜從夾。」作陔雖正體，為與陔州字相亂，故不取，且依經文從陔作陔。（三三·16）

洩唾：上梯計反。正體從鼻作齧，或作啼，見《韻英》，鼻液也。《經》中作洩，本音夷，《說文》亦誤也，為篆書夷字與弟字相亂，有此誤也，遂相效用之。今《玉篇》、《考聲》及《韻英》等數家字書並音以脂反，《周易·萃卦》云：「齧咨涕洩。」足為明證也。洩亦是白鼻汁也。（十三·1）

《龍龕手鏡》同樣也沿用了「相濫」這一名稱。例如：

支：此部與文、支三部俗字相濫。

文：此字與支、支部俗字相濫。

另外，《龍龕手鏡》在注音上也受《慧琳音義》的影響。《龍龕手鏡·手部》：「打，德冷反。打，擊也，棊也；又江外音都挺反。」考《慧琳音義》卷三十「捶打」條：「下德梗反。……江外音丁挺反。」又卷八「槌打」條：「下德耿反。……陸法言云都挺反，吳音。」又卷十一「捶打」條：「下德冷反。……今江外吳地現音為頂。」又卷十二「打治」條：「打，吳音為頂，今不取，《集訓》音德冷反。」又卷二十七「捶打」條：「下吳音頂，又都挺反，今取秦音得耿反。」顯然兩書的注音有一種先後相承的關係。

可見，《龍龕手鏡》無論在釋義、解形還是注音方面，都留下了《慧琳音義》的痕迹。這些都足以證明《龍龕手鏡》曾深受《慧琳音義》的影響。

受《慧琳音義》影響更為直接、巨大的是遼釋希麟的《續一切經音義》。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序》稱：「至唐建中末，有沙門慧琳……撰成音義總一百卷，依《開元釋教錄》，始從《大般若》，終於《護命法》。……自《開元釋教錄》後，相繼翻傳經論，及拾遺律傳等，從《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盡《讀〔當作續〕開元釋教錄》，總二百六十六卷，二十五帙，前音未載，今續者是也。」⁴⁴這說明，希麟是在慧琳的影響下，對《慧琳音義》撰成以後新出現的譯經撰作音義，只要拿《慧琳音義》與《續一切經音義》的有關係目作個比較，就不難看出《慧琳音義》對《續一切經音義》的影響。例如：

紛綸：上芳文反。《廣雅》：「紛，眾多兒也。亂也。」下律迤反。《易》曰：「綸，經理也。」宋忠注《太玄經》云：「綸，絡也。」並形聲字也。(四一·1)

紛綸：上芳文反。《廣雅》：「紛，眾多兒也。」《考聲》：「亂也。」下律迤反。《易》曰：「綸，經理也。」注《太玄經》云：「綸，絡也。」今按：紛綸即雜遝交絡盛兒也。《說文》二字並從糸分侖皆聲也。糸音覓也。(續一·1)

警欬：上口冷反。《說文》、《玉篇》：「亦欬也。」《蒼頡篇》：「聲也。」有作磬，口定反，樂器也。非字體也。下苦戴反。《說文》、《玉篇》：「逆氣也。」亦瘵也。有作咳，胡來反，嬰咳也，非此義也。瘵音蘇奏反。(二七·27)

警欬：上口冷反。《說文》：「警亦欬也。」下苦戴反。《說文》云：「逆氣返也。」亦瘵也。有作磬，音口定反，樂器也。或作咳，音胡來反，嬰咳也，皆非此用。瘵，蘇奏反。(續七·6)

兩相比較，從反切到釋義竟是如此的一致，這就可見後者對前者的承繼關係。

由於歷史的原因，《慧琳音義》的影響中斷了很長一段時間。不過，隨著它的重返故土，它正逐漸擴大影響。尤其是隨著近代漢語研究、俗字研究的深入以及大型漢語字、詞典的編纂，它正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其影響必將更加深遠。

⁴⁴ 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序》，《正續一切經音義》，頁3749-50。



《慧琳音義》的不足

慧琳以一人之力，成此洋洋一百卷的《慧琳音義》，錯誤不足在所難免。在我們看來，《慧琳音義》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過分拘泥於本字，不辨借字、俗字

《慧琳音義》非常重視語言規範化，注重用《說文》等字書對用字進行糾正，這有它的積極意義。但是，另一方面，過分依賴字書，過分拘泥本字，往往也不符合語言文字的使用實際，畢竟語言文字有它的社會性。這方面比較嚴重的問題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排斥俗字，以俗字、異體為非；二是過分強調本字，排斥通假字；三是不辨通假，望文生義。

光燿：羊灼反。《字指》云：「燿，電光兒也。」《說文》：「亦光也，從火侖，侖亦聲。」集從侖作燿，無此字，書寫誤。(九九·10)

案：「燿」乃「焰」之俗字，此條當作「光焰」，慧琳不察，以「燿」為誤字，遂改為「燿」字，其實不必。「焰」字作「燿」，佛經中屢見。《寂志果經》：「莊嚴中間見所為行，行沙門事，嚴淨其心，光燿憂愁，除諸穢害，常行真正，節度知足，一心在道，然後為沙門梵志。」《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冊第273頁校記：「燿」，宋本、元本、明本並作「燿」。然則「燿」為正字，「燿」為俗字。

白氈綫：仙薦反。鄭眾注《周禮》云：「綫，縷也。」《說文》：「從系彡聲。」《經》作綫，音延，非也。(三八·15)

考《慧琳音義》卷十四「綫金」條：「先箭反。或作線。《說文》：『縷也。從系彡聲。』俗作綫。」又卷三十七「搓以綫」條：「下仙薦反。鄭注《周禮》云：『綫，縷也。』《說文》：『從系彡聲。』《經》文作線，或作綫，並俗字也，非正體也。」又卷七十八「綫結」條：「上先箭反。鄭注《周禮》：『綫，縷也。』俗作綫，正字從系彡聲。彡音在安反。古作線，又作綫也。」《後漢書·虞詡傳》：「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綫縫其裾為幟。」《集韻·綫韻》：「綫，《說文》：『縷也。』古從泉，或從延。」據此，則作「綫」固不誤也。「綫」為「綫」之異體。

不辨俗字的一個後果就是誤俗為正。「以異文為正，俗書為古」是清人批評玄應的話，儘管慧琳有所改進，但仍不能完全免俗。例如：「搏逐：下蟲六反。顧野王曰：『逐，追也。驅也。』《說文》：『逐，走也。從辵(丑略反)豕(丑錄反)聲也。』又說「豕」字：『豕，絆也。』於豕字上加一畫。《經》從豕作逐，俗字。」(一三·5)考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卷一「釋逐」條：「〔《說文》〕辵部又云：『逐，追也。從辵，從豚省。』徐鍇曰：『豚走而豕逐之。』余謂字當從辵從豕，豕走而人追之，故為逐也。甲

文逐字作彳，可以證明余說矣。」⁴⁵說明「逐」字從豕，而非從豕。慧琳以為「逐」為形聲字，故字從「豕」。其實，就上古音而言，「逐」字歸覺部，「豕」字歸屋部。兩者語音不諧。

如果說慧琳站在正統的文字學的立場上否定俗文字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不辨通假就毫無道理可言了，因為古代文獻中通假是一種屢見不鮮的正常現象。

泉令：其懿反。《考聲》云：「眾〔當作泉〕，辭所及也。」《說文》：「眾〔當作泉〕，辭興〔當作與〕也。」《月令序》云：「泊乎月朔差異也。」從采自聲。采音吟。《論》作泊，汁也，乖《論》旨，非也。(五一·6)

案：「泊」通「泉」，作「泊」亦得。《漢書·王莽傳中》：「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泊前七部。」顏師古注：「泊亦泉字也。泉，及也。」「泉」亦「暨」之古字。考《慧琳音義》卷二十八「暨今」條：「《聲類》云：『古文作泉。』同其器反。《字林》：『暨，及也。』亦云至也。」又卷五十五「難暨」條：「古文作泉〔泉〕，同其器反。暨，及也，至也，與也。」又卷七十五「將暨」條：「《聲類》古文泉，同其器反。」又卷七十七「泉貞觀」條：「上其義反。……今亦多從旦作暨。」佛經中屢見「暨」作「泊」字的例子，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九：「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承佛神力，觀察十方一切大眾，泊於法界。」《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0冊第313頁校記：「泊於」，正倉院聖語藏本別寫作「暨於」。《慧琳音義》中也屢見「暨」作「泊」例，如卷二十「暨乎」條：「《考聲》云：『暨，及也。極也。』《說文》：『與也。從旦既聲。』《經》文從水作泊。」又卷三十一「暨山」條：「上其意反。孔注《尚書》云：『暨，與也。』杜注《左傳》：『至也。』《說文》：『頗見。從旦既聲。』《經》從水作泊。」又卷四十四「暨龍朔」條：「上其懿反。《考聲》：『暨，及也。』《說文》：『從旦既聲。』《經》從水作泊。」又卷六十「爰暨」條：「下音忌。《爾雅》：『暨，及。』《序》文從水作泊。」又卷八十「爰暨」條：「下其意反。……《錄》作泊。」儘管有那麼多的用例，慧琳仍然以為作「泊」非，其理由只是「與本義乖」（卷八十三「暨乎」條：「奇冀反。杜注《左傳》：『暨，至也。』《爾雅》亦及也。《傳》從水作泊。徐廣云：『肉汁也。』與本義乖」）。

不辨通假在釋義方面產生的直接後果就是沒有因聲求義，而是望文生義。例如：

洋銅：上音楊。洋洋，水流兒也。(四一·11) 謂煮之消爛洋洋然也。(四六·8；七二·17)

案：此處「洋」當是「揚」字之借。考《慧琳音義》卷六十五、卷七十「洋銅」條並云：「《字略》作揚，釋金也。」又卷十二「鑄金」條：「顧野王曰：『揚銅為器曰鑄。』《說文》：『消

⁴⁵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新1版），頁25。

金也。』又卷三十四「鑄師」條：「《左傳》：『鑄謂煬(陽向反)銅為器也。』又銷金也。」又卷四十八「及鎔」條：「以終反，江南行此音。謂鎔鑄銷洋也。」「洋」亦「煬」之借，義為消融。

媾精：上古候反。《周易》曰：媾，遇也。王注云：女遇男也。《經》作此遘，誤也。」(三四·15)

今按：遘亦遇也，與「媾」音同義近，為同源詞，作「遘」亦得。

媿嬾：上相列反，下徒木反。相狎習謂之媿嬾。《經》文作泄瀆，非體也。(三四·18)

案：作「泄瀆」亦得，《孔叢子·答問》：「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手搏羣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泄瀆。」蔡邕《明堂月令論》：「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泄瀆」與「媿嬾」音義並同。

二、拆駢為單

拆駢為單大致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收詞方面，將詞割裂，同一詞分屬相鄰的兩個詞條；二是釋義方面，將雙音節詞(尤其是聯綿詞)分拆，分別解釋單字的意義。

《慧琳音義》在收詞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大量收錄複音詞，並且也能對複音詞進行訓釋。例如：

魁膾：案：魁膾者，屠煞兇惡之師也。(一·12)

魁膾：案：屠割牲肉之人名為魁膾也。(四·17)

華鬘：花鬘者，西方嚴身具也，以線貫穿草木時花，暈以五色，無問男女，加於身首，以為嚴飾，猶如綬帶。(十六·3)

但是，作者並沒有將這種做法貫徹到底。相反地，一方面，他在收詞方面，偶爾也犯拆駢為單的毛病，將雙音節詞誤拆為二，分屬不同的詞條。例如：《慧琳音義》卷三十九「以媿」條：「昂感反。《說文》云：『媿，含怒也。一曰難知也。從女畜聲。』」又「齊心」條：「上齊細反。《毛詩傳》云：『齊，怒也。』《廣雅》：『愁也。』《文字典說》：『從心齊聲。』《集韻·感韻》：「媿，含怒也。」《集韻·至韻》：「齊，怒也。」(脂韻、叁韻、寘韻義同)據此，「媿」、「齊」均有怒意，當是並列式合成詞，義亦為怒。《慧琳音義》將「媿齊」一詞拆分為二，顯然是不妥的。考《慧琳音義》卷三十九「媿齊」條：「譯經者於經卷末自音為頷劑，率爾肚撰造字，兼陳村叟之談。未審媿齊是何詞句。」其中即有「媿齊」一詞。《不空羼索神變真言經》卷九：「顏貌瞋怒以媿齊心，雙目斜怒瞻視武略，觀奮怒王面目瞋吼。」又卷二十五：「識心媿齊，依諸如來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姚永銘

最勝自在奮怒金剛降伏法門，類相瑜伽，如所聖者，面目襯視，跪踞而坐，若護身三昧耶。」⁴⁶均以「嬌儕」連言，足證「嬌儕」不當分拆。

另一方面，他在收錄複音詞之後，往往只解釋單字義，而這樣的解釋，往往與詞義脫節，我們看了單字義後，往往對詞義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認識。例如：「網鞵：下莫安反。《春秋》云：『鞵，補也。』《考聲》云：『蓋也。』《說文》：『從革免聲也。』」(三四·6)所釋意義與詞條沒有關係。考《慧琳音義》卷二十九「網鞵」條：「下莫安反。案：網鞵者唯佛有之，手十指之間有肉網猶如鵝足。」

尤其是一些聯綿詞，作者也會犯拆駢為單的毛病。例如：「縹眇：上漂眇反。《說文》：『縹，青白色。』下眇小反。王逸注《楚辭》：『遠視眇然也。』司馬彪注《莊子》云：『眇，高也。』《說文》：『從目少聲。』」(九八·5)「縹眇」為聯綿詞，不當分訓。

三、混淆形近字

慧琳非常重視形近字的辨析，對一些容易混淆的形近字，往往專門予以辨析。對一些俗體易混的偏旁也屢屢予以指明。例如：

捷椎：直追反。《經》中或作捷遲。案梵本臂吒捷稚。臂吒，此云打；捷稚，所打之木，或檀或桐。此無正翻，以彼無鍾磬故也。但椎、稚相濫，所以為誤已久也。(一七·12)

違陀天：譯勘梵音云私建陀提婆。私建陀，此云陰也；提婆，〔此〕云天也。但建、違相濫，故筆家誤耳。(二五·16)

但是，慧琳也並沒有完全做到辨析清楚。相反地，他也屢屢將一些形近字搞混。例如：

洮汰：徒刀反，下音太。《通俗文》：「浙米謂之洮。」《廣雅》：「汰，洗也。」浙音氈熱反也。(二八·7)

沙汰：下音泰。王逸注《楚辭》云：「汰即波蕩也。」《廣雅》云：「洗也。」《考聲》云：「汰，濤涑兒也。」《說文》：「汰謂濤浙簡擇也。從水太聲。」(八一·3)

案：浙當作浙。《說文·水部》：「浙，汰也。」段注：「《毛詩傳》曰：『釋，浙米也。……《孟子》注曰：『浙，漬米也。』凡釋米、浙米、漬米、汰米、瀦米、淘米、洮米、澆米，異稱而同事。」據此，當以作「浙」為是，慧琳顯然是將「浙」誤作「洮」。

掐數珠：口甲反。《埤蒼》云：「爪掐也。」《文字典說》：「從手舀聲。」舀音吐高反。(三七·7)

⁴⁶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0冊，頁274，366。

若搯：下口甲反。《考聲》云：「爪搯也。」《文字集略》云：「搯，按爪也。」《文字典說》云：「從手𠂔聲。」𠂔音滔。(六四·10)

案：「搯」字從手𠂔聲(《說文·手部》)，從𠂔聲則為搯字。《集韻·豪韻》：「搯，《說文》：『搯也。』引《周書》『師乃搯』。搯者，拔兵刃以習擊刺。《詩》：『左旋右搯。』一曰抒也。或作搯。」可見「搯」與「搯」形近而音義俱異，慧琳以為「搯」字從𠂔，實為𠂔、𠂔不辨。宋人王觀國曾列舉大量例證，說明「𠂔」、「𠂔」易於相亂，其中就有「搯」、「搯」二字，他說：「搯、搯二字皆從手，搯音洮，搯搯也。搯音苦合切，爪搯也。」⁴⁷足證「搯」從𠂔不從𠂔。

刮舌：上關八反。《考聲》云：「橫刀曰刮也，滅也。」《說文》：「從刀舌聲。」舌音食列反。(六三·4)

案：此混舌於昏。篆文舌作𠂔，昏作𠂔，兩字形音義俱異，隸書中兩字開始混併。由形聲字而言，凡從舌之字，今多讀e、i韻，如舌、話、狷，而從昏之字，今多讀uo、ua韻，如活、括、聒、話、刮等。

折骨：上之設反，又音思狄反。(四五·14)

案：「折」，《廣韻·薛韻》音「旨熱切」；「析」，《廣韻·錫韻》音「先擊切」。「之設反」與「旨熱切」音同，「思狄反」與「先擊切」音同。說明慧琳混同「折」、「析」兩字。

四、誤析字形

《慧琳音義》對於字形結構的分析，一方面保存了一批古字書的釋形內容，單從資料保存的角度來說，就已經很可寶貴了，很多字形的結構，我們可以參考《慧琳音義》加以分析；但是，另一方面，《慧琳音義》的字形分析也有其致命的弱點，就是科學性不夠，同一個字，有時會作出截然不同的分析。例如：「芟蕘：雲銜反。《傳》云：『芟，除草也。』《說文》：『刈草也。從艸𠂔聲。』」(五一·7)考《慧琳音義》卷八十二「芟草」條：「上霜銜反。鄭箋《詩》云：『除草也。』《說文》：『刈也。從艸從𠂔。』會意字也。」又卷九十一「芟足」條：「上沙鹹反。《毛詩傳》曰：『以刀芟草也。』《說文》：『刈草也。從草從𠂔。』」足證「𠂔」非聲，今本《說文》亦作「從艸從𠂔」。

一方面《慧琳音義》對於《說文》省聲研究有着獨特作用，但另一方面《慧琳音義》屢屢濫言省聲，很多普通的形聲字，往往被分析成省聲字，甚至於一些非形聲字，也被分析成省聲字。可以說，《慧琳音義》的濫言省聲，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例如：「三慙：雜甘反。《尚書》云：『惟有慙德。』《說文》：『慙，愧也。從心從斬省

⁴⁷ 王觀國：《學林》(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295。

聲。』(五一·5)「慙」從心斬聲，非斬省聲。考《慧琳音義》卷八「慙恥」條：「《說文》：『慙，愧也，從心斬聲也。』」又卷三十二、五十四、六十三、七十八、八十八引並同，足證「慙」當從斬聲，非斬省聲。又例如：「道軼：田緘反。《楚辭》云：『軼迅風於清涼。』是也。何休注《公羊傳》云：『過也。』杜注《左傳》云：『軼，突也。』《說文》：『車相出也。從車失省聲。』」(五一·6)「軼」從車失聲，非失省聲。考《慧琳音義》卷六十四「一軼」條：「《說文》：『從車失聲。』」可知「軼」當從車失聲，而非失省聲。

迭共：田韻反。《考聲》：「迭，遞也。」杜注《左傳》：「迭，更也。」《方言》：「迭，代也。」《說文》：「從足〔當作辵〕眈省聲。」(五一·10)

考《慧琳音義》卷三十二「迭相」條：「田結反。杜注《左傳》云：『迭，更也。』《方言》：『代也。』《說文》：『從辵失聲。』」又卷三十八「迭相」條、卷七十七「迭代」條、卷八十九「迭相」條、卷一百「迭遷」條引《說文》並作「從辵失聲」，足證「眈省聲」有誤。

瓶甌：下歐侯反。《考聲》云：「甌，小瓦盆也。」案：瓦椀、瓷椀皆謂之甌也。鄭注《周禮》云：「甌，小罍也。」《方言》云：「盆之小者為〔通謂〕之甌。」《說文》：「小盆也。從瓦區省聲也。」(五一·11)

瓦甌：下惡侯反。《方言》云：「盆之小者謂之甌。」今江南謂瓷椀、瓦椀總名為甌。《古今正字》：「從瓦從歐省聲也。」(六一·4)

甌器：阿鈞反。瓦椀也，或小甕也。從瓦歐省聲也。(六一·14)

考《慧琳音義》卷六十四「內甌」條：「下於鈞反。《考聲》云：『小瓦盆也。』《說文》義同，從瓦區聲。區音同也。」又卷八十「甌閩」條：「上歐侯反。郭璞注《爾雅》云：『東甌在海中也。』又注《山海經》云：『閩越即西甌，今建安也。』《說文》云：『甌，閩東南越也。從瓦區聲。』」又卷九十二「東甌」條：「下烏侯反。郭璞注《方言》云：『今臨海永寧縣即東甌，在海也。』《說文》：『從瓦區聲。』區音同也。」據此，則「甌」從「區聲」，既非從「區省聲」，亦非從「歐省聲」。

五、前後矛盾，缺乏照應

《慧琳音義》卷帙較大，憑藉一人之力，成此巨著，實屬不易。另外，它歷時二十多年，詮釋的經典多達一千二百多部，難免照應不周，從而導致前後不一致。例如：「愚慧：下卓巷反。《考聲》云：『愧慧，精神不爽也。』《說文》：『亦愚也。從心贛(音貢)聲。』《經》作慧，寫誤也。」(三二·11)今按：作慧亦得。《說文》：「慧，愚也。」又卷三十「愚慧」條：「下卓降反。鄭注《周禮》云：『慧，愚也。』生而癡騃童民者也。《說文》：『愚也。』亦作慧。慧愧，精神不爽也。從心春。春音束鍾反。愧音邈降反。」

《慧琳音義》卷六引《說文》云：「穿耳施珠曰璫。從玉當聲。」丁福保據此認為今本《說文》逸「璫」字。考《慧琳音義》卷十四「璫轅」條、卷十五「耳璫」條、卷二十二「寶璫樹」條、卷三十「耳璫」條、卷四十一「耳璫」條、卷四十三「耳璫」條、卷四十八「耳璫」條、卷五十九「耳璫」條、卷六十三「耳璫」條並引《釋名》云：「穿耳施珠曰璫。」今本《釋名·釋首飾》：「穿耳施珠曰璫。」可知《慧琳音義》卷六誤《釋名》為《說文》。

六、沿襲錯誤，以訛傳訛

《慧琳音義》繼承了前此的一些音義之作，對這些音義之作的錯誤，慧琳都盡量加以糾正，例如：

戰頰：下又作痂，同尤救反。《說文》：「顛頰謂掉動不定也。」《經》文作痂，音於軌反，瘡也。痂非今用也。（《玄應音義》七·229）⁴⁸

戰痂：下音又，《蒼頡篇》云：「痂痂，毆傷也。」惠琳謹案經意，波旬愁悴，皮膚變黑，如人被毆內傷，其狀如是，玄應言非。又書顛頰，乖經意也。（《慧琳音義》三〇·10）

有時，慧琳對佛經的用字也作了一些考辨，指出一些用字方面的訛誤。例如：「牀鋪：下普布反。《毛詩傳》云：『鋪，陳布。』《說文》：『從金甫聲。』《經》從布作拈，非也。」（三八·15）今案：「鋪」確實可作「拈」。考《慧琳音義》卷六十四「拈草」條：「普胡反。《字書》：『拈，敷也。』謂敷舒之也。《說文》：『拈，布也。』今皆作鋪，鋪陳也。」又卷九十九「拈設」條：「普補反。《字書》：『敷也。』顧野王云：『敷舒也。』或作鋪。」《廣雅·釋詁三》：「拈，布也。」王念孫疏證：「拈與上『鋪』字同。」《漢書·中山靖王劉勝傳》：「塵埃拈覆，昧不〔見〕泰山。」顏師古注：「拈亦布散也。昧，暗也。拈音鋪。」但此「鋪」字應為動詞，讀平聲，而上引音義為名詞，讀去聲，字不當作「拈」，慧琳說是。

但是，慧琳也常常將前人的錯誤一併繼承，而缺少必要的分析，反而以訛傳訛。例如：「惶惶：又作萌，同莫荒反。茫〔當作惶〕遽也。萌人晝夜作，無日用月，無月用火，常思明，故字從明，或田萌人思天曉，故字從明也。」（二四·10）案：萌即氓字，或作萌，氓從民亡聲，萌從艸明聲，義並同。萌蓋亡、明皆聲，明、亡古均屬陽部，中古音明入庚韻，與唐韻之亡音隔，故玄應以明為形旁，恐誤。慧琳不察，未予糾正。

有時甚至不採納正確的意見，自出心裁，反而導致錯誤的產生。例如：「赫弈：上呀格反。《廣雅》：『赫赫，明也。』《詩傳》云：『顯盛兒。』《說文》：『大赤也。從二

⁴⁸ 玄應：《一切經音義》（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宛委別藏》本，1988年）。

赤。』《說文》『赤』字：『南方火色也，從大從火。』今隸書作赤，變體字也。經文從草從赤作荈，不成字也。」(三七·6) 又例如：「猷赫：下虛厄反。《說文》從二赤，集作荈，非也。」(九九·6) 案：作「荈」字不誤。考《慧琳音義》卷二十三「威光赫奕」條：「赫，許格反；奕，移益反。《廣雅》曰：『赫赫，盛也。奕奕，明也。』赫字文〔又〕作荈。」(此為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花嚴經音義》卷下。)《晉書·禮志上》：「今服章多闕，加比熱隆荈，臣等謂可如恆議，依故事闕如不讀。」何超音義：「荈，與赫同。」

七、誤解語源

《慧琳音義》探索語源(或者說語詞的得名之由)也有不甚妥貼之處。例如「淤泥」亦稱「青泥」，卷十「淤泥」條：「於據反。水底青泥也。」那麼，「淤泥」何以會稱為「青泥」呢？卷九十「淤泥」條：「汙池水底臭泥也，青黑臭爛滓穢者也。」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云：「據慧琳音義，……似乎『青泥』以青黑色得名，恐未盡然。按《說文》：『廁，清也。』《急就篇》：『屏廁清溷糞土壤。』顏師古注：『清，言其處特異餘所，常當加潔清也。』廁所稱『清』，本來從因其臭穢而應當使之清潔得義，後來又改用專製的『圜』字；『清泥』、『青泥』，似得義於用於廁所的『清』、『圜』，而為臭穢之意。」⁴⁹ 其說甚是。又例如：「簫筑：知六反。形如箏，刻其頭而握之，以頭筑人，故謂之筑也。」(三二·8) 考《釋名·釋樂器》云：「筑，以竹鼓之，巩秘之也。」《說文·竹部》：「筑，以竹曲，五弦之樂也。」《漢書·高帝紀一下》：「上還，過沛。……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顏師古注引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筑。」《太平御覽·樂部一四·筑》引《樂書》曰：「筑者，形如頌琴，施十三絃。……鼓法：以左手扼之，以竹尺擊之，隨調音律。」據此，則「筑」得義於「竹」，而非得義於筑擊。

八、詞義失考

慧琳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治學相當嚴謹，這突出表現在他屢屢使用「未詳」一詞上，真正體現了「於所不知，蓋闕如也」的精神。例如：「樹稽：音皆。謂稽稗也，字從禾從皆，未詳何語。」(四三·16) 又例如：「觚枝：古胡反。案：觚猶枝本也，未詳何語也。」(四六·14) 不過，有些「未詳」並非特別困難，只要稍加考索，就能得出結論，這恐怕不能算是嚴謹了。例如：「哂爾：申忍反。俗用字，古文作攷。《考聲》云：『笑不破顏曰攷。』意與哂同，小笑兒也。《記》中作迺爾，未詳音訓。」(八二·8) 考《慧琳音義》卷四十八「迺爾」條：「又作攷，同以周反。小笑也。笑離齒也。《漢書》

⁴⁹ 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增補定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96-97。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慧琳《一切經音義》綜論

245

項岱曰：「迺，寬舒顏色之兒也。」又作猶然，猶笑兒也。」《文選·班固〈答賓戲〉》：「主人迺爾而笑。」亦表笑兒。慧琳不必改「迺爾」為「哂爾」。

《高僧傳》：「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二馬棹，棹間懸一馬筥，可容一斛。」校注：「元本、明本、金陵本、《洪音》『棹』作『柳』。」⁵⁰考《慧琳音義》卷八十九作「馬楸」，云：「所六反。《方言》云：『梁宋間謂馬楸為楸。』郭注云：『楸，食馬器也。』《傳》作棹，恐誤也。《感通錄》亦有此字，義同。載在〈道安傳〉。」「棹」從木昂聲，與「柳」音義同，當為「柳」之後起分化字。《說文》：「柳，馬柱。」段注：「謂繫馬之柱也。」《高僧傳》謂「棹間懸一馬筥」，由意義判斷，當以作棹為是，否則「懸」字落空，慧琳說恐非。

除上述以外，《慧琳音義》屢經傳抄，文字訛誤在所難免。

譙譙：又作曉、呶，同才妙、才焦二反。《蒼頡篇》譙云〔當作云：「譙」，訶也。〕亦曉也，譙，呶也。下女交反。譙譙，謹呼也。《廣雅》：「譙，鳴也。」《說文》云：「悲呼也。」《蒼頡篇》：「訟聲也。」(三四·19)

案：「又作曉、呶，同」五字疑當在「女交反」上。「譙」與「曉」並從堯聲，從言從口，例得相通。《集韻·蕭韻》：「曉，《說文》：『懼也。』引《詩》『唯予音之曉』。或從言從心。」《集韻·爻韻》：「呶，《說文》：『謹聲也。』引《詩》『載號載呶』。或作諷。」音「尼交切」，同一小韻下另有「譙」字，足證「曉」、「呶」二字當音「女交反」，今本置於「才妙、才焦二反」前，顯係誤刻。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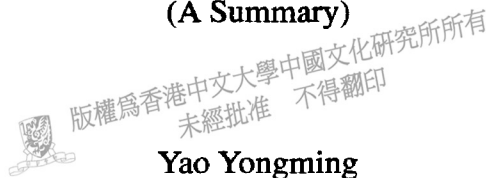
⁵⁰ 釋慧皎：《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178。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Huilin's *Yiqiejing Yinyi*

(A Summary)



Yao Yongming

Huilin's *Yiqiejing yinyi* is regarded as an agglomeration for research on the phonology and the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Buddhist sutra. It is a famous work of linguistics and graphemics and occupied an important place in Chinese linguistics history.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e book does not match its actual value because it was only available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Qing period. The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paper are laid out in nine parts: (1) Huilin's original surname was Pei, he was a national of Kashgar, his teacher was Bukong Sanzang, and he once participated in translating the Buddhist sutra; (2) The writing the book was well adapted to the needs of a slight pause in reading and explaining the sutr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fucian *yinyi* books and the former *yinyi* Buddhist sutras; (3) An account of the edition of the book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its circulation is presented; (4) After examining the explanation and the entries of the book, it is clear that the book develops what is useful and discards what is not; (5) A brief research history of the book from Ding Fubao onward is traced; (6) It is essential to examine *Huilin yinyi* from the angles of research on Chinese language of the middle ancient times; (7) Comparing with *Jingdian shiwen*, *Huilin yinyi* has four distinguished features; (8) *Huilin yinyi* influenced *Longkan shoujing* and *Xu Yiqiejing yinyi*; (9) *Huilin yinyi* has eight shortcomings and many mistakes.

